

地名談

差餉物業估價署
一級中文主任張家義

為何中國的英文名稱是“China”，而不是音譯為“Chungkuo”或“Zhongguo”呢？說謂“中國以創製及出產瓷器聞名於世，而瓷器的英文是‘china’，因此，外國人便以‘China’名之”。此說無疑倒果為因。瓷器所以稱為“china”，是因為中國(China)而得名的。根據《辭海》解說：“梵語謂中國為支那，亦作脂那、震旦等。《宋史 天竺國傳》：‘天竺表來，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’。據此推論，“China”一詞應為“支那”的英語譯音。

另一個例子是韓國。南韓的正式名稱是大韓民國，英文名稱是“the Republic of Korea”，北韓的正式名稱是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(the Democratic People’s Republic of Korea)”。無論南、北韓，英文名稱都由“Korea”這個字組成。“Korea”源於“Koryŏ”(高麗)，也間接源於“Koguryŏ”(高句麗)。根據《辭海》：“高句麗：國名，亦作高句驪，簡稱高麗，朝鮮之古名”。這個解釋未免籠統。高句麗、高麗和朝鮮是韓國歷史上不同的朝代。韓國以出產人參馳名於世，“高麗參”一詞家喻戶曉，而高麗是政治文化鼎盛的朝代，這就是南、北韓的英文名字“Korea”的由來。

每個地名都有含意，現舉數例說明。新加坡(Singapore)這個名字源於梵文，“Singa”是獅子之意，“pore”由“pura”演變而來，意為“城市”，所以新加坡又稱“獅城”。距離新加坡不遠的吉隆坡(Kuala Lumpur)，其名為馬來語。馬來語“Kuala”意為“河口”，“Lumpur”意為“泥濘”，合在一起即是“泥濘的河口”。原來吉隆坡最初位於兩條河之交匯處，每逢大雨水漲，都會遍地泥濘。位於新加坡東南方的澳洲，全名是澳大利亞，英文名稱為“Australia”，源於拉丁文“Australis”，意思是“南方的”。遠在公元二世紀，古埃及的地理學家已推斷在南半球應有大塊陸地，於是在地圖繪上一大片陸地，並名為“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”，意為“未知的南方陸地”。到了十九世紀初，澳洲總督在官方文件中採用“Australia”，作為這個大洲的名稱。

鄰近中國的國家，如日本、韓國、越南

等，文化深受中國影響，因此很多地名都與中文素有淵源，並非譯名，不能任意改動。至於其他國家的中文地名，差不多全是譯名。主要是音譯，其次為意譯或音義結合翻譯。

音譯地名俯拾即是。雖然音譯似乎直截了當，但不同地域或不同時代，同一地名卻有不同譯法，主要涉及國音粵音的分別。例如Sydney以前譯作“雪梨”，現在多譯為“悉尼”，“雪梨”的“雪”字，粵音近似“Syd”，但“悉”字的發音更近似原音。不過，當初見到“悉尼”這個譯名時，感到頗為陌生。另一個例子更明顯，美國的Virginia，盛產煙葉，香港通常譯為“維珍尼亞州”，但內地譯為“弗吉尼亞州”，相信香港人大多對前者較熟悉，後者則較為陌生，讀起來也不上口。然而，如果某地名或人名在不同地區有不同譯名，確會引起混淆和誤會。

意譯的地名比音譯少得多，但也有不少為人熟悉的例子。英國Oxford(牛津)中的“ford”，是指河溪水淺、可涉足或乘車渡過之處，而譯名“牛津”的“津”字解作渡口，兩者雖然並非對等，但都與渡過江河有關。其他例子如美國的鹽湖城(Salt Lake City) 鳳凰城(Phoenix) 黃石國家公園(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)；澳洲的黃金海岸(Gold Coast)；歐洲的冰島(Iceland)，其意譯方式顯淺易明，無須贅述。

除了音譯、意譯外，還有音義結合的譯法。最為人熟悉的例子首推英國的劍橋(Cambridge) Cambridge也譯為“康橋”，這顯然得自徐志摩的《再別康橋》、《我所知道的康橋》一詩一文。其他音義結合的地名有南非(South Africa) 新西蘭(New Zealand—也譯為紐西蘭) 三藩市(San Francisco)和費城(Philadelphia) 三藩市和費城是香港沿用多年的譯名，省略了英語叫法的大部分音節。至於“市”和“城”，都是譯者為了使人易懂而添加的。至於用音義結合的方法翻譯的國名，例如美國(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 法國(France) 德國(Germany，譯名譯自德文Deutsche)，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。